

陈继利 散文作品

火锅记

九岁到十一岁的那段时间，我着了魔似的和火锅“杠”上了。如今想起来，挺有意思的。

那年冬天，异常寒冷，三大伯家是我们一家人常去的地方。三大伯是我们大队的大队长，他家总是暖融融的。春节的时候，更是终日宾客盈门，满屋飘着酸菜火锅的香气。

父亲比我们来得都勤，他总在那里打牌、喝酒。因为三大伯家客人多，母亲就常去帮忙，洗菜、端碗、添柴火，却总在开饭前忽然起身——不是“猪还没喂”，就是“门忘锁了”，然后攥紧我的手匆匆离去。

那天，铜火锅里酸菜与五花肉正咕嘟着，香味钻进我的鼻孔，深入胃肠。我忍不住小声哀求：“妈，我不上桌，等他们吃完，我用锅底拌饭行不行？”

母亲的脚轻轻碰了我，眼中有细碎的光闪动，她语气坚决地说：“走！”不顾别人的挽留，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走出门。北风刮过空旷的村路，我甩开母亲的手，远远地跟在她的身后，心里满是委屈和不舍，我盯着棉鞋尖踢起的雪，心里越来越冷，觉得世上最远的距离就是三大伯家到我家那三

百米。

那年我九岁，最大的梦想就是吃一碗泡着火锅汤汁的米饭。我想，我家要是能有个铜火锅就好了！

一个雪后初晴的早晨，我去前红村玩耍，发现新开的汽酒厂正以九分钱的高价回收酒瓶——比收破烂儿的多出七分。想起三大伯家院角堆成小山的酒瓶，我的心突然怦怦乱跳。

借来邻居家的推车，我收遍了亲戚、邻居的空酒瓶。当我把车拉到汽酒厂时，管事的叔叔笑着摸了摸我的头：“小子，真有生意头脑！”五块六毛钱——那是我第一次有这么多钱。

我飞奔回家把钱塞给母亲：“妈，我要吃火锅！”她怔了怔，眼睛眯成一条缝：“铜火锅要六七十块钱呢，妈先给你存着。”接着，她又严肃地补了一句，“以后不许再去亲戚、邻居家要酒瓶子卖了。”

父亲蹲在门槛上卷烟，火柴划了三次才点燃。

十一岁那年暑假，我把木箱子糊上白纸，垫上家里的旧棉被。哥哥用红纸剪出“冰棍”二字，我推着父亲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揣着母亲给的五块钱本金，开始走村串巷卖冰棍。“白糖、小豆冰

棍——”吆喝声从羞怯到嘹亮，穿过玉米地和高粱地，缓缓地在村街上流淌，承载着心中的念想。

每天中午，我都会赶到镇上的饭店，当厨师的父亲系着白围裙在灶前忙碌。食客们见了我就笑，有时，他们会多给我塞几毛钱；有时，饭店老板会把我卖剩下的冰棍都买下来，给每桌客人送几根。

我奔跑了一天，夕阳下数钱时，纸币上都浸着汗水的咸味和我心里的甜。那个夏天，我赚了六十三块八毛钱，照例是交给母亲保管。

冬至那天，父亲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县城。百货大楼的柜台里，铜火锅泛着金光。爸爸把六七块钱递给售货员，售货员上下打量着我们父子俩，目光惊诧。那年头，多少人家全年都攒不下这么多钱，能用这么多钱买一个铜火锅的人家就少了。

那晚，铜火锅在我家第一次沸腾起来，父母不断地往我碗里夹肉，让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也终于懂了母亲当年为什么执意拉我离开——她是为我们守护体面。

后来，每次家里吃火锅，母亲提起往事总会津津乐道。

再后来，我吃过各式各样的火锅，什么清新的粤式、麻辣的川式等等，都比不上那年铜火锅里沸腾的滋味。原来最香的从来不是食物本身，而是苦日子里彼此护持的温情，是清贫中用自己双手挣来的尊严。

一度 and 当年怀揣火锅梦

想的那个孩子越走越远的我，直到经历了挫折与失败后，才重新认识了生活。最初那份纯真的渴望，慢慢又回来了。

至今，那个已经生了铜锈、有了岁月包浆的铜火锅还摆在我家厨房最醒目的地方，那是它在我心里的位置。



韭菜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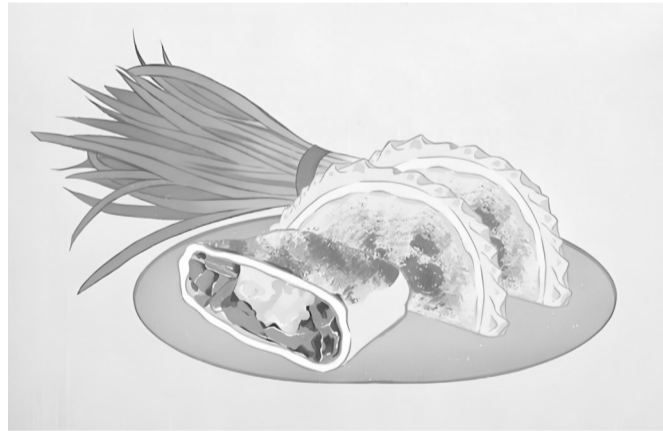
王苗

清明过后的第二个周末，正值暮春时节，风里都裹着草木初生的温柔暖意。清晨，我睡得正沉，妈妈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里带着藏不住的欢喜：“家里的头茬韭菜长好了，今天给你做韭菜合子，回来吃不？”

原本还睡眼惺忪、迷迷糊糊的我，听完这话瞬间清醒。已经记不清多久没尝过妈妈用头茬春韭做的合子了，脑海里瞬间浮现出韭菜合子的模样：烙得金黄酥脆的面皮，裹着鲜香四溢的韭菜、鸡蛋、虾皮，一口下

去，满是春日独有的鲜嫩。古人说，夜雨剪春韭，才甘鲜入骨。那股子鲜灵劲儿，我懂！春韭极致的鲜美，让我眉眼舒展、满心欢喜，从心往外透着满足。

我匆匆起身，驱车二十分钟便到了妈妈家。推门，妈妈正在厨房和面，案板上的面团绵软温润。我放下东西，径直走向院子里的韭菜地。昨夜下了一场细雨，雨丝轻柔，把泥土润得微微发潮，一垄韭菜长势正好，茎叶嫩得仿佛轻轻一掐，就能渗出清亮的汁水。



我拿起小镰刀，随手握住一小撮韭菜，按照以前妈妈教我的法子，将刀刀贴着泥土上方一厘米的位置，轻轻割下去。小时候她便总叮嘱我，割韭菜一定要留根，把握好尺寸，这样才不会损伤韭菜根，后续长出的新韭菜会愈发鲜嫩。

妈妈常说，春韭浅留根，岁岁不绝春。那时的我，虽不懂其中深藏的道理，却也格外小心，生怕割深了，让这一垄韭菜再也发不出新芽。

我帮着妈妈把割好的韭菜仔细择洗干净、沥干水分，再用刀切成半厘米左右的碎末。妈妈切了一小块肥肉膘，下锅慢慢熬出清亮的荤油，趁着热油滑入蛋液煎香，再把熬熟的油渣切碎，拌进鸡蛋里。我满心疑惑地问她，怎么不用平时做菜的合子，妈妈笑着解释：“韭菜遇上盐容易出水，用荤油拌匀，能牢牢锁住韭菜的汁水，等荤油稍稍凝结，包的时候也更顺手，这样烙出来的韭菜合子，外皮才会焦香酥脆，内里的韭菜依旧鲜嫩

多汁。”

我恍然大悟，一直觉得只有家里的韭菜合子才最好吃，外面买的终究少了几分滋味。一来是因为自家地里种的头茬春韭，吸足了春雨阳光，食材本就鲜嫩；二来是妈妈做韭菜合子时，藏在每一个细节里的用心。和妈妈一起擀皮、包馅、烙合子，香气溢满厨房，那熟悉的鲜美味道，从未变过。

我捧着热乎乎的韭菜合子大快朵颐。吃饱喝足，我忍不住对着妈妈感叹：“这也太香了，剩下的几个我打包带走，晚上接着吃。”

闲谈间，忽然心生好奇，这般春日美味，古人是否也偏爱？便拿起手机随手查阅，竟在《诗经·豳风·七月》里看到：“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原来早在数千年前，农历二月清晨，人们便会奉上肥嫩羔羊与新鲜春韭，郑重祭祀先祖，祈福安康。没想到我们平日里寻常的一餐春韭滋味，竟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这般平凡的食材，也曾是古人眼中无比尊贵的存在。

接着又翻到清代朱彝尊《食宪鸿秘》里的记载：“擀薄面饼，两合拢边，熯之，北人谓之‘合子’。”我格外喜欢这份叫法。我连忙把“合子”的由来讲给妈妈听。正在收拾厨房的妈妈听完，忍不住笑出声：“哎哟，原来咱家做的韭菜合子，来头这么大啊！”话音未落，我们俩便在小小的厨房里笑出声来，清脆的笑声飘出窗外，落在院子里的韭菜地上。春风拂过，韭菜轻轻摇曳，仿佛也在回应这份欢喜。

夕阳西下，余晖洒满归途。我走出家门，门前的杏树正蓄势待发，再过一两日便要含苞待放。妈妈站在杏树下，目光温柔地目送我离去，院子外的砂石路被车轮碾得沙沙作响。

回望院子里的一垄春韭，年年生发，生机不绝。愿家人相伴，面皮相合，心意相连。愿这枚韭菜合子，拢着最朴实的人间烟火，熯着最长久的团圆吉祥，也裹着平凡日子里温暖人心的滋味。

他的梦（外一首）

林艺迦

在语言动荡的夜
他梦见圣母玛利亚
在昏暗的油灯下为他宽衣
他说 想象无罪

在神秘的原始森林
他梦见一只美丽、迷路的鹿
瞬间在他的乱箭下断气
他说 想象无罪

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
他梦见一艘的花
被他贩卖到无知的土地
他说 想象无罪

这是一个想象的世界
他说，你看见了吗
我只是一个遁世者
我说，这一切与我无关

渴望

一个在夜晚放风的人
从黑夜的帷幕上
取出一只空钵
他企图用这只空钵
来盛放浩渺的宇宙

他说
云是空的
月亮是空的
我的身体也是空的
但对你的渴望
却如此真实

又见油菜花

姜权

微风拂过，油菜花轻轻摇曳
如同春天一次次回眸
为大地铺上金黄的绸缎
蜂群远遁而来，采集岁月深处的蜜

乌篷船轻轻摇曳，荡开水中的旧事
船头立着边城的小翠，朝霞在她脸上
栖息
她是花海里最亮的光
她俯身，细听花枝低语
纤长的花茎像萨克斯管
吹响那支熟悉的歌——
回家

我乘着云，回到阔别的故乡
广袤田野泛起灿烂的金黄
成排的水稻，站成秋天的诗行
我来到童年的小河旁
流水潺潺，仿佛轻声的安慰
洗去经年的疲惫与沧桑
我来到熟悉的村口
孩子们兴高采烈，争抢喜糖
迎接秋天的新娘娘

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 营口市文明办 宣

培育法治文化

创建法治营口

